

我亦是行人

周芳
著

一部为“凡夫录生死、为俗子具行状”的
生命书写力作

李修文 | 张莉 | 黄灯
联 · 袂 · 推 · 荐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亦是行人 / 周芳著. —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23.5

ISBN 978-7-5702-2955-0

I. ①我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2) 第 226333 号

我亦是行人

WO YISHI XINGREN

责任编辑: 胡金媛

责任校对: 毛季慧

封面设计: 璞茜设计

责任印制: 邱莉 王光兴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7.625 插页: 1 页

版次: 2023 年 5 月第 1 版 202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45 千字

定价: 4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临江仙·送钱穆父

苏 轼

一别都门三改火，天涯踏尽红尘。依然一笑作春温。无波
真古井，有节是秋筠。

惆怅孤帆连夜发，送行淡月微云。尊前不用翠眉颦。人生
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

写作缘起：为人一世，不该如此

2017丁酉年，大年初一下午三点多钟，我在随身带回的文稿纸上，写了四五百字，《关于上坟这件事》的开头。此前，我已经去墓前认过亲人，给睡在自家菜地里的太爷爷太奶奶上过坟了，烧了几十亿的纸钱，也给诸多亲朋好友致过新年好，发了红包，抢了红包。反正嘛，新年伊始，一路的红包，一路的恭喜发财。

只不过话说回来，就算我抢一万个红包，也并不影响我考虑我的归途，是不是？确切地说，是关于我死后，我唯一的孩子如何处理我。是埋公墓，或是撒江海，或是骨灰拌泥土种一棵树一盆草。就这个归宿问题，我们娘俩推敲过不只一次。最后的方案，出乎我的意料：将周芳的骨灰提炼成一颗钻石，0.25克拉或是一克拉。至于为什么非如此不能安顿我，我会在《从骨灰到钻石》里细细道来。

我在日记本上接着写下去，写死亡，写坟头上的草。窗户外面，我的几个小侄子穿着新衣，放鞭炮。噼里啪啦地响。他们还在放烟花，绚烂的火花空中飞溅。永恒的盛世太平。我不管，我只是写。

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做义工的那些日子，我和死亡见面比较多，和死亡便也亲近了。一块硬币，你能说它只有正面，没有反面？世间万物正反相立，阴阳相生，多的去了。只是奇怪，我们活着，却是不大谈论死亡。纵使死亡有一万扇谢幕的门，我们也飞驰而去，绝不肯在门前稍加逗留。

死亡，只有在人生的某些层面某些时段才能表述。比如说，一个人十万火急被送进重症监护室，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；比如说一个人睡进泥土最深处了，春风将墓边杂草第二十三次吹绿；再比如说烈火烹油时，突然寒意刺骨，心口被谁挖空一个大洞，凉飕飕地，往里面直灌风。挖大洞的肯定是一去不回头的人。

这些层面还是过于短暂，也过于仓促，如我，每年给太爷爷太奶奶上坟，时长不会超过我喝三杯酒的时间。插三炷香，烧一亿纸钱，鞠躬作三个揖，燃放一万响的鞭炮，完事。坟前某些情绪也不容我维持过久，我要挤公交，要赶论文，要赴酒局。又忙，又烦，又热烘烘。现实生活，一抓一大把的话题，我的心分割不出一寸半寸，与死亡，与死亡的前生：奋斗过的，痴恋过的，惆怅过的，放手过的，痛哭过的，等等等

等，独处一室。

然而——

没有人的生只是为了墓前短暂又短暂的凭吊。没有一个母亲精血怀胎十月，只是为了人们说起她的孩子，哦，那个人，死了。

为人一世，不该如此。

回去吧，回到每个死亡的背后，把经由了母亲怀胎十月的人，端端庄庄安放在阳光下，看到他活过的一往情深，掏心掏肺，还有一些无语凝噎，彻夜徘徊。

后湖东路十八号，“色色王”老爹爹死在了麻将场上。随后，要很快地被拉去殡仪馆，被送去火葬场，烟雾在灰蒙蒙的上空短暂地盘旋，散了。如同他短促的尾声。暮年，总是这样仓促，不忍卒看。我写下的，无非离牌桌散场，离生命散场的半小时。半小时不足以长篇大论，它戛然而止。就像它冲到悬崖边，转眼就不见了——我甚至没有听见溅水声。而“麻将场”不过是人们提起这桩死亡时的笑谈，嗨，稀奇不？一个人死在麻将场上了。让笑谈的人去继续笑谈，我们且去寻老爹爹的一生。那些重重叠叠的往事，不是一个麻将场装得下的。

一个中年男人绰号名“汪公公”，因为他蔫，因为他怂，他被阉割过一般。大伙说，他那个漂亮老婆不晓得给他戴了多少顶绿颜色的帽子。有一天，他落水死了。意外失足？成心自

尽？死亡，封了他的口，不给出答案。唯有此刻的你，愿意为他安下心来，陪他在不眠的夜里，听他絮语。你要知道，有很多人正热火朝天地替他算账，计算他的遗孀能获得多少抚恤金。你没有如那般，谢谢你。

再说一个人，一名小学老师。某年冬天，天空正在飘雪的时候，小学老师改完试卷回家去，一辆迎面而来的货车撞上了他。他一声不吭就死了，以左拐弯的姿势凝固在公路上。钢笔被甩到一边，二十几滴红墨水鲜亮亮地洒在白雪上。他的死又木讷又执拗，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。一个人活在世上，可以这么孤独，又可以这么骄傲。

这本小集子，我说的无非是疾病，衰老，死。有些是我的病，我的老，我必然要到来的死。可归究到底，所有的，都是我的。在“色色王”在“汪公公”里，我看到无数个我。他们活过的岁月，都是我活过的，或是必将活过的。

写完《从骨灰到钻石》，正值立春。窗户斜开着，清冷的空气新鲜甘甜。灰喜鹊们在窗外叫得起劲，它们叽叽喳喳，没有哪个人管得住它们的喉咙。叫桃花起床，叫李花去相亲。春风春雨也日一阵夜一阵地倒腾。山川大地情欲饱满，珠胎暗结。虽然夜里寒意依旧猖獗，偶尔的有雪和冰造访，但到底，春天总会坐稳它的江山。一枝杏花粉，一树梨花白，一畦桃花艳，红尘遍布。

春天的青天白日里，继续写九个人活着的故事。你别看那

些李花桃花一个个娇艳得不行，保不准，李花根下桃花根下，
安放着我多少世先祖的骨灰。

目 录

- 舅舅名叫李中焕 / 001
- 林氏恩怨录 / 020
- 林下村的数学老师 / 045
- 一桩落水事件 / 067
- 夏梅梅的少女时代 / 099
- 从骨灰到钻石 / 126
- 父亲们的管子 / 146
- “色色王”传奇 / 170
- 热血战士王美丽 / 202

舅舅名叫李中焕

1

中秋节假第二天，10月5号，一屋子的人眉头皱起一个大山包。着急呀。

他怎么还不死？

他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死？

有没有一条捷径，让他快点死？

眉头上的大山包皱起一大堆。最终，大表哥、二表哥决定三套方案备选。

第一套，把憨陀小崽子关起来，让他闭紧嘴巴，不得大呼小叫。

憨陀是大表哥的孙子，也就是他的曾孙，憨陀叫他老

老爹。

昨天，躺在草席上的老老爹，原本一身死寂，烟熄火熄。突然，他一阵猛烈地抽搐，大叫两声“妈，妈”，头一歪，昏死过去。守在他身边的大表哥眉头一松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，大家心底的石头也都落了。可以确定，他的气息只有那么一丝丝，很细很细了，悬在半空中，死神举起他的大镰刀，稍微那么用力一钩，就大功告成。大伙屏住呼吸，等着。房间里空空如也，一声气息都没有，大伙把自己心脏都按住了，不准它跳。谁知，就在这最后时刻，憨陀不晓得从哪里跑过来，一下子扑倒在老老爹身上，放声大叫：“老老爹，老老爹！”憨陀一声赶着一声地叫，被鬼魂一样催促着。

憨陀不知道被他呼叫着的这个人才是被鬼魂追着的人。我们怂恿鬼魂快点来捉拿他，憨陀小崽子却不让他走。他天天等着老老爹从床上爬起来，领着他从村头逛到村尾，看两只小狗咬着尾巴转圈圈，看大母鸡噗的一下飞到饭桌上。老老爹不听话，他不仅不爬起来，还从床上落到了地上。

地上铺了一层暗黄色稻草，稻草上铺了层薄被子，老老爹躺在上面，像一片落叶。他看都不看憨陀一眼，他完全忘了他的心肝宝贝憨陀儿。这怎么可以呢，憨陀坚决不答应，扑在落叶身上，一声声地叫。那落叶般的人缓缓地睁开了他的眼睛。大表哥一把扯起憨陀，大吼，你莫给老子号丧，滚旁边去。大表哥又气又急，被憨陀这小子一叫，大伙期待的胜利落了空。

撵开憨陀后，表哥们分析归纳，得出结论：小孩子，无知无畏，他鬼哭狼嚎，惊吓得死神。死神吓跑了，老老爹只得活回来。

憨陀，你再不要大声喊老老爹，让老爹爹快点死，听到吗？老舅母颤巍巍挪过来，揪憨陀的耳朵。憨陀一扭身，跑掉了。舅母跟在后面叫，憨陀，你听到没有，让老爹爹快点死。

老老爹死了，你想不想他呀？憨陀。村里人问。憨陀头一扬，大声说，我老老爹今天死了，明天再回来。

第二套，不让人靠近他，特别是壮汉们。这个方案历经了两次“凶险”后才总结出来。

所谓“凶险”，就是第一种方案中提及的，气息微弱，只剩下最后一丝丝线。眼看线就要断了，周围却站满了人，喂的喂温水，扯的扯被子，呼叫的呼叫。天地间，人喧马嘶的。那一丝丝线又悠了回来。

从他一个月前不能进食，准备死了，村里的父老乡亲，就陆陆续续来看望他。建筑老板二表哥买了一箱黄鹤楼香烟。来一个人看望他，二表哥就送一包香烟。上午来看了的，一包烟。下午再来看，再一包烟。二表哥有钱，有钱就要用在刀刃上。村里人来看望他的父亲，这表明他们家在村里有地位，他父亲是个不可忽视的人。来的人越多，他们家的地位就越高。做儿子的脸上也有光，也荣耀。

二表哥结识大大小小的人物。十年间，从开一辆富康到开

宝马 X6，二表哥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每次回村的动静弄得有声有色。男的，不论辈分如何，见人一包烟。女的，不论长幼美丑，见人一小拎袋，袋里装些小吃食小玩意。除了这些小恩小惠，二表哥也能大开大合。村里建刘氏祠堂，办幼儿园，修路，修族谱，举凡村中大事，一切需要成功人士掏腰包的事，二表哥掏出来的钱数，人人见了，都会点头。庆典仪式上，二表哥主席台上就座，披红戴彩，高举捐款牌匾。他父亲刘中焕虽然不坐主席台，自找一个偏角处悄悄地坐了，但大伙说的话一字不漏全听进了耳朵。老辈人在啧啧地叹“中焕家的老二，还是个人物”。坐在偏角处的父亲抽着烟，心里舒坦得很。刘中焕老父亲一辈子跑过兵荒马乱，遇过早灾水灾，苦了大半辈子，没有在人面前荣光过。如今，借后人的能耐，人前人后有面子，这算得上是二表哥的一个奋斗动力。这次，父亲要走了，二表哥场面还得撑大一点，再大一点，越大越好。

一整箱烟送完了大半箱，父亲的一口气还悠着。大表哥觉得不对劲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细细一想，问题就出在伸手接香烟的父老乡亲身上。阎王爷原本打发黑白两无常准备捉走他，他身边却站满一圈活生生的壮汉，人气足，阳气旺，压倒阎王爷的阴气。他怎么走得了？

再有壮汉来看他离死掉还有多远，大表哥赶紧迎出去，把人堵在门口，将一包“黄鹤楼”塞到人家口袋里。壮汉还要上前来一个究竟。舅母哀告：侄，侄，让你大伯走哦，活着

遭罪，遭罪。

第三套方案，把他的去路打点打点，疏通疏通。

此方案是村里的阴阳师提出的。阴阳师平日在村里话不多，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人。他的话专门说给另一个世界里的人听。但凡遇到生死大事，村里人就来请他。这次，大表哥带上一整条黄鹤楼香烟，恭恭敬敬上门。阴阳师接过烟，随手放进柜子里，也不多言语，径直往一条小路上走去。大表哥赶紧跟上。

小路尽头一大片菜地，白菜，萝卜，大蒜，辣椒。红的红，绿的绿，青的青。一棵棵活得威风凛凛，生气逼人。菜地一旁，就是墓地，专门埋葬刘家村死人。这一处又分成大大小小若干个区域。刘志平家的，刘草狗家的，刘千喜家的。一家一家，如生前一样，遵照辈分一顺排列。那块一亩三分地的豌豆田旁边，归属大表兄家。前几天，阴阳师为他预选的墓穴处在整个区域最高位，是块风水宝地。阴阳师围着墓穴转了转，断定选中的穴位确实没错。那些先走的人，旺茂爹，翠花婶，得财叔，一并排在这墓穴下面，形成众星拱月之势。正在艰难死去的他，在村里辈分最高。

阴阳师折回小路，从路尾走到路头，又从路头走到路尾，只是走，不说话，脸上风云不动。大表哥身随其后，不敢出一口大气。走了三个来回，阴阳师开口：“这条路不平。”

不平？我们用锹铲一铲。

有人挡道。

有人挡道？

大表哥愣了愣，马上反应过来。生前与父亲有纠葛有矛盾的，死后怨气还缠在心里，麻绳一样乱。现在，挡在父亲的去路上，拖着，扯着，存心不让他痛痛快快地死。

谁呀？大表哥压低声音，隔壁村的，还是本村的？

莫管是谁，把路铺平就是了。阴阳师不动声色，低声吩咐大表哥如何如何行事。不点明挡路者名姓，这是阴阳师的职业操守。点明了，活着的两家人多多少少又添纠葛，何必呢。打点打点，疏通疏通，保准没错。

大表哥买了五十支香烛，三千亿冥币，沿小路两侧烧过去。一路烧，一路作揖祷告：各位大爹大婆，大伯大婶，大哥大姐，行行好，让我父走利索一点。我父平日有做得不周全之处，还望各位大人大量，高抬贵手。阴阳师一袭白袍，手举黄幡前面开道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村里人听不懂一个字，又听懂了所有的字。

2

他是我大舅，八十三岁，胃癌，晚期。

一个多月前，二表哥把一摞钱搁在医生面前，你们说，得花多少钱？医生望了一眼那一大摞钱，说，你们回去吧，回

去。二表哥坚持，医生，我有钱。二表哥把手压在钱上，身子也向下倾，手上的力道很大，他全部赌注都在这一大摞钱上。医生摇头，说，回去吧。

大舅被接回家，继续疼。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大舅疼。他整个人蜷成一团，乌黑的筋暴起，整个肉体仿佛刺绣背面的纠结线团。持续几秒钟，轰的一下，全身摊开，手脚抽动，牙关咬紧。

大舅已无法进食，每日靠打止痛针，服止痛药，喝几勺子可乐维持着。人瘦得只剩下了骨头，连体温表都没办法夹住。他只是疼。牙齿格格地响。舅母把床单塞进他嘴里，他咬出星星点点的一个个破洞。

即便这样，大舅也不给大表哥二表哥添乱，不做出任何有损子女声誉的事。大舅老老实实地等着死。村子东头六十三岁的刘家旺，前年患了肺癌，疼得满村子找人打麻将，来忘掉身上的疼痛，可是没有人愿意跟他打牌，没人愿意去赢一个注定要死去了人的钱。疼到最后，刘家旺给在广东打工的儿子打电话，交代儿子不要记挂他，他好得很，要儿子安安心心做工，多赚点钱，抓紧时间把楼房做起来，最好是赶在过年前立起一栋新楼房，这样腊月三十除夕夜，他家也能放十万响的鞭炮。“爆竹一声除旧，桃符万户更新。”整个刘家村，除了刘家旺和另外两家仍是七柱三间的老旧屋，家家做起新楼房，像城里一样的大玻璃窗，地板砖，大阳台。这让刘家旺很丢脸，现在